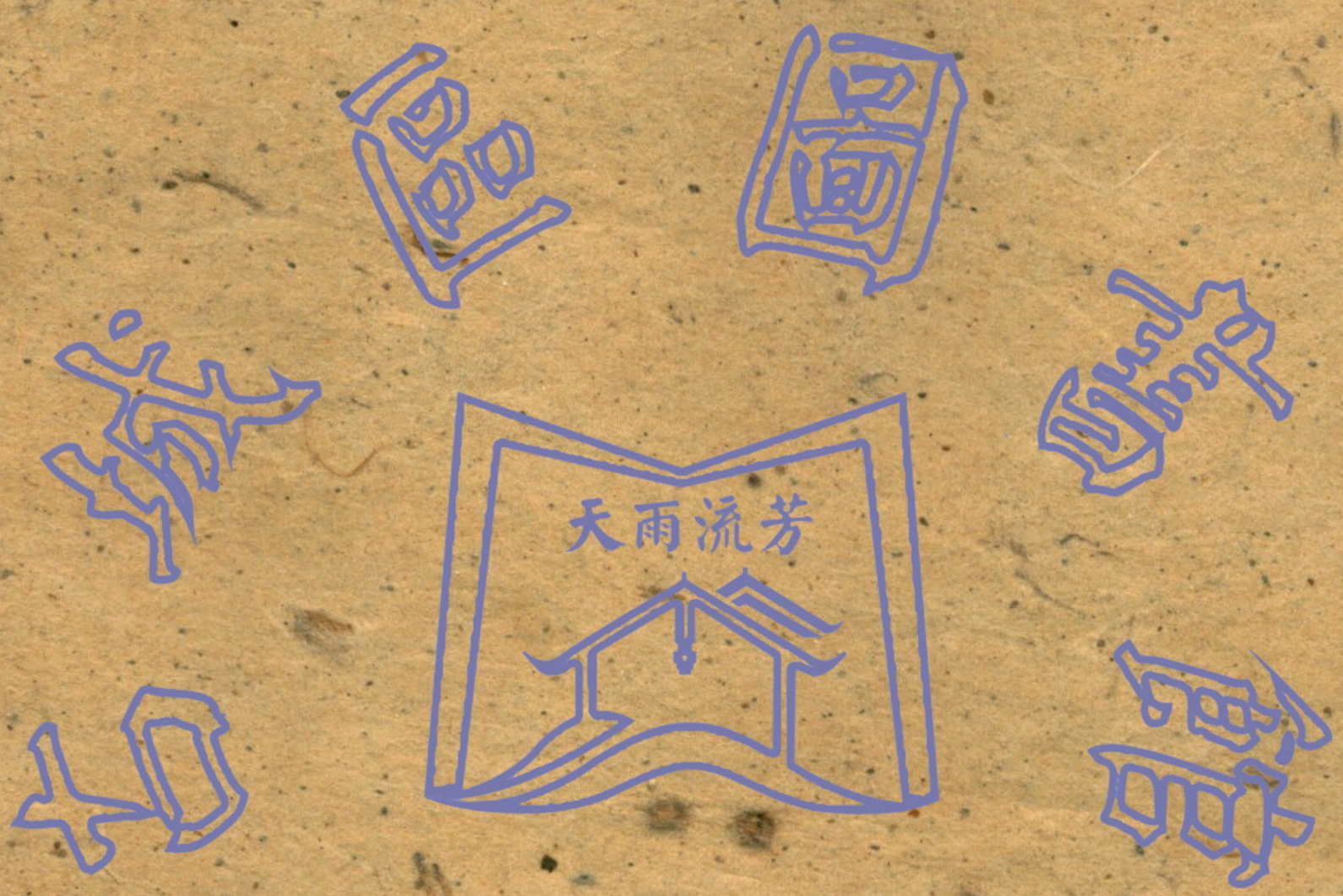
左傳快讀

卷拾

襄公 中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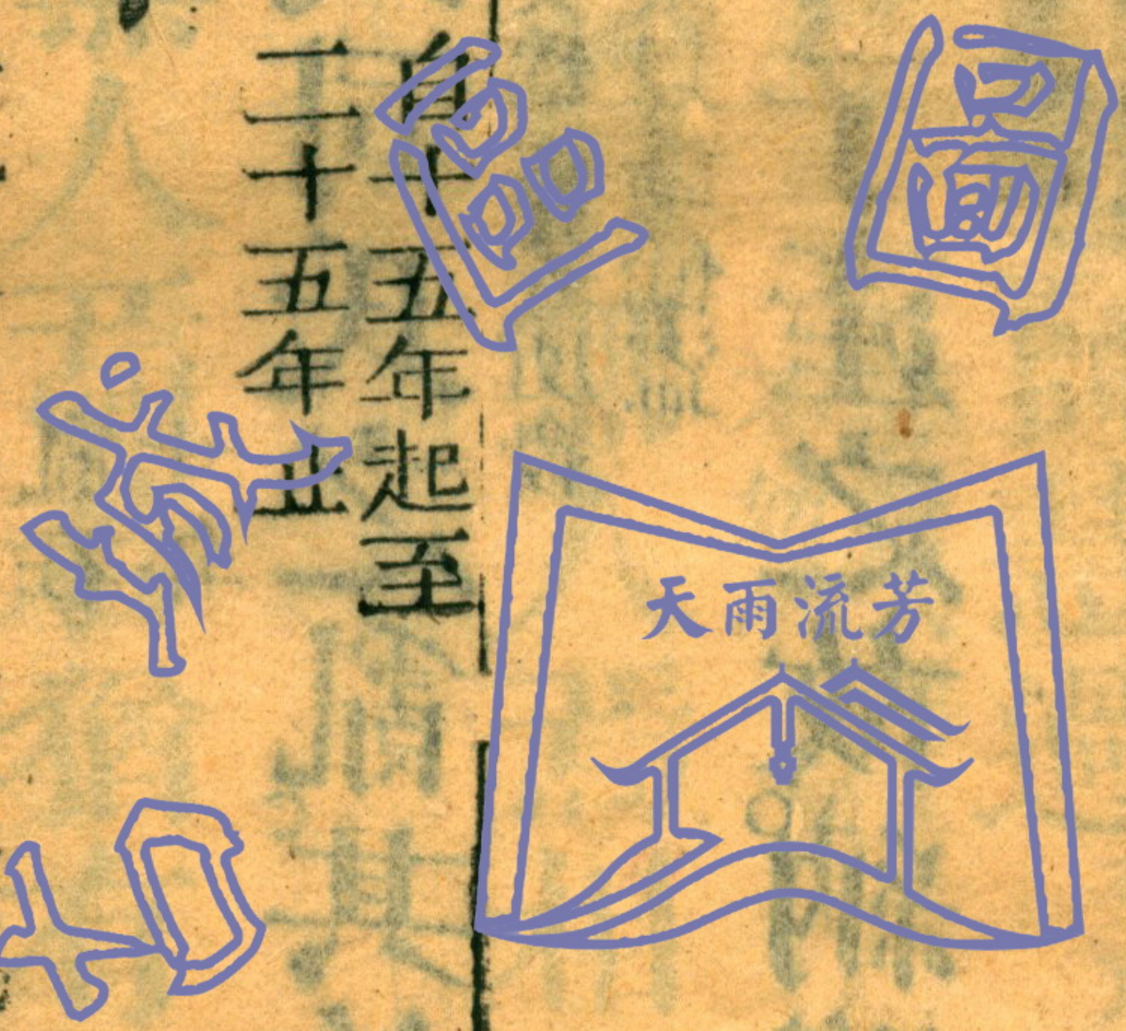
晉杜　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宋林　堯叟唐翁先生纂註
朱　申周翰丽先生批評
本朝馮李驊天閑先生訂
陸　浩大瀛雨先生選訂

襄公中

靈王十四年起至二十五年止

五年

衛殤公剽元年　晉悼公卒子彪立是爲平公



男　履道
豫泰謙道
道　頤道
萃恆道

校字

此又是一首絕妙嘲謔文字不必造作歌謠不必別尋議論只就溺細事將口頭言語小便作掉弄已令嬉笑怒罵一時都到天生傷妙雖淵歲都臻絕頂也

鄭伯有既死，鄭人以三子之父兄所殺者，而皆有寵於簡公，故皆在位。伯有又驟殺之，而益其邑。及伯有死，鄭人又以三子者之死也，而復殺伯有之子，而取其田宅。伯有之子良霄為政，而不能治其亂，以及於難。

鄭伯有既死，鄭人以三子之父兄所殺者，而皆有寵於簡公，故皆在位。伯有又驟殺之，而益其邑。及伯有死，鄭人又以三子者之死也，而復殺伯有之子，而取其田宅。伯有之子良霄為政，而不能治其亂，以及於難。

宋大夫

與師筏音伐

師慧公孫黑為質焉，司城

墨子曰：鄭人以三盜與鄭

司臣亦盜黨乘以共質良放之

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

詳司臣事見良者可逸則猶固不必以賂而後逸與也

下

令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五十里府逸。

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

子罕以司臣事武子

託魯季武子

安寘司臣于卞卞魯邑

○註明一句以別司臣

經過卞邑

將溺小便為

平聲

朝

逸之。三人也。師慧過朝。

延也不可溺

言無不妨

朝廷之上焉得無人

朱朝。將私焉。焉。其相曰。

朝廷之上

焉得無人

焉。其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無人。

千乘之相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

凡講三遍無人而中以

若有人作反跌極痛

之妙字字在紙頭

相那肯當此冷語故

汲改過

曰。必無人。焉。得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

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

國都有賢人必不

如是也

易淫樂之。瞞。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

連寫四寶字極精之訓極簡之筆然其妙尤在於簡若行作長語更減一理

十五年

宋人或以玉來聘子罕弗受獻玉者三

子罕曰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

固請而歸之

言子罕能改過

○按時子產尚未爲相此云千乘之相當是指子罕也淫樂之矇慧自謂也易治也言若有人豈有相干乘之國者而暇怡淫樂之矇乎相且得暇怡淫樂則有何人在朝干乘略匿匪不得爲人矣

天雨流芳

圖書

印

章

印

信

長

宜

子

孫

保

用

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亦猶虞叔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若依註云畏盜然則富而復所者獨不畏盜耶

是我貪而汝失玉皆喪其寶也

我皆喪寶也不若我二人皆守其寶而有之

寶也不若我二人皆有其寶稽首而告

恐爲鉴所害而今我納此請死也

得免我之死攻治也

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

子罕將宋城之人置於所居之里

子罕寘諸其里使工琢之

寘玉得富而復所

或人歸於其所居

後使復其所。

入爲去聲之攻之當而

天雨流芳

前平紋中側紋後仍就首

子罕雙抱作收尤有匡君恤民之意

尾結搆之自然者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十六年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澤門宋東城南門也晳白也皇父面白居近於澤門謂實爲公興築臺之役

邑中謂緩役實慰我之心

黔黑色子罕面黑居於邑中

叶琴反

其時有妨於民之收穫

韓友一曰始正君恤民也繼督役尊君也一事之閒權時度變故若出兩轍後之人臣執其一說必伐是而君亦激成大難豈得爲盡忠者乎

子罕聞之親執扑反普卜以行築者。

聞謳歌便親自執扑杖以巡行於築臺者之所

不勉者。

○按子罕責語庶幾一路語氣順暢

吾儕小人。

說君恤民非特安國亦以全己也

皆有闔廬以辟音避燥濕寒暑。

闔謂門戶閉塞廬舍也

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

或問子罕公弟許在也○俞君亦以全己也

或問其故。

何故扶之

子罕曰。宋國區區。

言宋乃區區小國

而有詛莊助反

有祝之又反

禍之本也。

而有詛與役者有祝緩役者則民心喜惡不同此禍亂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以取人之意言不然則致禍亂此較爾相如之待廉頗更覺蘊藉

胡傳云凡侵伐圍入此盟暴共舂強
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何也齊環背盟
棄好陵虐神主肆其
橫敢伐鄰國諸侯所
惡疾故同而圍之也
秋於此有沮橫逆抑
暴之意

家氏鉉翁曰此與鄆之
戰大夫逆其私憾不同
故春秋書同圍與之

桓王十七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

靈公也

晉荀偃

曹成公卒子赤
立是爲武公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同圍齊

靈公也

此篇敘事雖作兩半讀而通篇文法又有不同自起至沈玉而濟乃一篇之首會齊侯又作一傾耳會魯濟同伐分兩截三對舉平陰與入平陰對打以夙沙衛爲限共一段而宵予之聞得行一是諏馳守險是諏聽守險共一段

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以走。見梗。

晉厲公乃苟偃所弒者

以兩手奉首而走

古俊切

梗反

以兩手奉首而走

晉邑名泉丞名也

偃於夢中會見之

○此夢爲明年生厲於頭面卒厲公所獻之兆丞人所斷或別有見

偃跪而拾其頭以藏之

戴之。奉以走。見梗。偃他日遇其所夢告丞。丞亦同有此夢。

主指苟偃言有必死之徵

見諸道。卻之。以走。與之言。同。述曰。今茲主必死。若有

齊侯使賓媚人賂晉以紓魯難。賓媚人致玉帛。

齊居東方在東

事於東方。則可以決其志。

則可以決事之成否

渥

將濟河。獻子以朱綠韝繫玉二穀。而禱曰。

雙玉曰穀繫以朱綠而禮神

古學反

覺

一筆文字一正結一反結如此讀片段亦自明整夫抵左傳反復皆有妙境可尋不比經登涉即遍可

梗陽

在太原晉陽今山西太原縣有梗陽故城

渙梁

雨雅云梁莫大於渙渙梁水堤也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原山有白溯水即渙梁也

齊環怙特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

民爲神主倚負人民之衆多之驗

神主會盟彪將率者侯以討焉其官臣偃

神主民爲神主會臣猶末臣也將率者牛公爲帥臣者明右盟于也

實先

去声

實先後輔佐之

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

無致貽神之羞

無敢復濟。誰有云梁莫大於渙渙梁

裁之。沈

音尤

玉而濟。冬

十月會于鲁濟。上声

渙古歷反梁之言。同伐齊。

芳流雨天

平陰 平陰城在齊北虛縣東北
今平陰故城在山東平州平陰縣東北二十五里

齊侯禦諸平陰。斬。
名 齊邑 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壍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 七豔反 防門而守之。
防門 防門不足爲險 廣 古曠反 里。

夙沙衛
夙沙衛齊卿人

夙沙衛不能戰。
夙沙衛 齊卿人

莫如守險。弗聽。
析文子齊大夫子家

諸侯之士門焉。
言魯莒二國皆請以十萬五千人自其鄉東道以入齊也二國在齊之東

人爲一道。
故作哀○曲語妙

齊侯宣子告析文子曰。吾
析文子齊大夫子家

匿情。衆。
言我與子相依不敢隱匿情實

莒人皆請以
曲語妙

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
我旹君已許其請矣
魯莒若入齊必失

車千乘。
齊國

登山一枝乃上半篇精神團聚處魯衛政險一段乃下半篇精神團聚處

巫山 在盧縣東北今山東濟南府肥城縣西北七十五里有孝堂山即望師處也

望晉師之多少

無勇。而人間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見其入徒同焉。兵山澤之險。雖所不

言齊君既無勇聞是偷安之人彈之殺敵不久矣

○周云無勇從晏子說出橫插此語作斷妙甚

齊靈公

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曰。君固恐。晏嬰聞之。曰君固

天雨流芳

以人居左而偽以衣服爲人形居右而建旆以先驅

雖人行不到處

○前恐之以所聞後恐之以所見

必設旗鼓疏建陣勢

張悔弄巨城襲之戰戎寫音之以疑形喝敵及柴以示弱也平險之戰齊師遁歸諸人歡然相告之狀工絕大略此段妙于寫兵形

以施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遂乘車者左實右偽

與衆曳柴從車後而揚塵詐爲疑兵以恐齊也

至必施而疏反使直覲

左翼晉人無限布置只爲一遁字猾恐齊人不遁故側耳聽聲注目望形一有影响君臣交告驚喜欲狂此爲傳神絕技

韓友一目鳥獸最易傳軍中虛實之情使人測識故無目者聞而知之有目者見而知之

伯曰有鳥。于旨切。○晉侯在兩頭中行伯在中間故作別離變換

曰。烏烏。晉侯夜遁晉師曉覺故聲樂。音洛

也。烏烏得安樂

曰城上有烏。衆守城者敢近今城上無兵故烏集

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

以大車相連塞隧而殿軍後

不張旗幟而歸。○夙沙衛他外反

也。烏烏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曛。告晉侯

晉大夫荀偃也

曰。烏烏。晉師其遁。邾伯曰。中行

天雨流芳

二人齊之勇士

殿殖綽。郭最。曰。子殿

之辱

謂以奄人殿

師爲國辱

先乎。乃

追及

齊師

衛侯

使賢

射帥

車馳

逐之

殿。衛侯

驟。射

音救

曰。

公

公

公

【鄫】今在兖州府鄫縣南六十里有廿棠社即古棠邑

【瀍沂】水經注瀍水出瑯琊鄫縣負黍縣東北過東武平昌高密淳于逆都昌入海箕縣在今莒州東武故城今爲諸城縣治平昌高密淳于皆在今安邱縣

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人皆不解甲。反而縛郭最。最曰。寡君之命具內外。舍兵而縛最。最之右具內外。舍兵而縛最。最之右具內外。舍兵而縛最。最之右

屬山東青州府莒
州今昌邑是也
沂水出東莞蓋縣
至下邳入海蓋縣
省入沂水縣今屬
山東青州府

此篇爲鄭殺子孔起本
起于一行增
中前詳伐鄭之謀後敘
伐鄭之事總見楚師此
來並非料敵制勝鼓舞
定事而子孔既起楚師

十八年

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轡馬之鞅齊侯乃
止不奔在馬腹曰鞅
止甲辰。濰水在東萊北至北海都昌縣入
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南及沂。魚依反
鄭子孔先伐鄭。
欲去諸大夫而專鄭也時爲正卿
大夫而專與歸也
欲使楚伐鄭而逐
諸大夫故叛晉也
共將叛晉而起楚師以
去之。使告于庚。子庚楚令尹子午也
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
康王聞其事

芳流雨天

於前又不會楚師於後而首尾兩端進退無據而將正兵在其頭矣末段卻將奇兵在其尾矣晉人旁論楚師作結正見楚德不足以固鄭而鄭不知從謀國之失策爲已辱甚也此等收應眞非記行數語所得夢見者

○日語兩番三折從人言跋到自己又從自己收到人言前重後輕語自眞卻句句刺人則好對面文字

使揚豚尹宜告於令尹曰豚尹宜予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謂不穀其以我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何。予庚歎曰。君王

偏不能報先君之讐

謂自己未嘗帥師

其將何以處此

我之所以不許鄭請者正所以休息楚國而利社稷

卽揚豚尹宜去聲

言康王疑己懷安而不事事乎

見王之使者

兩社稷相對懷安對上
白涊可不可對上師不
出此是折作兩層應法

汾

襄城縣東北有汾
邱城水經注潁水
汾邱城南故
東歷豆邱城也今襄城
縣屬河南許州府

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
君亦不至親
出以受恥辱
君亦不至親
出以受恥辱
君亦不至親
出以受恥辱

魚陵 在南陽魯縣北水經注湛水源於魚齒山北流逕魚陵縣故城西今在河南汝州東南五十里○魯尺由反

上棘 郡縣志陽翟今南有上棘城今在開封府禹州南

旃然 水經注索水出京縣西南旃然山即古旃然水也今在開封滎陽縣東南三十五里

梅山 在滎陽密縣東北今開封府鄭州西南三十里有梅山

不敢由會楚師

會楚師。伐鄭。次于魚陵。

旃然出滎陽成皐縣大泜

次於旃然。

魚陵魚齒山也鄭地

將涉潁故於水邊憩繫城以爲進退之備

涉潁。

遂涉潁。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

銳師侵費。扶味反

銳師侵費。

信所宿也

山。侵鄭東北。至于牢而反。

山。侵鄭東北。至于牢而反。

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潁。

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潁。

於魚齒之下甚雨。

魚齒山之下有涉水故言涉○涉音雌

適遇大雨

右師城上棘

楚師右回

鄭之梅山

右回梅。

獻于雍。扶味反

渭。宿雍。

渭。宿雍。

獻于雍。

雍獻于鄭邑

獻于雍。

雍獻于。雍。去声

梁。右回梅。

梁。右回梅。

天雨流芳

忽然轉出晉人聞有楚師絕妙接法絕妙結法不害應上無害

唐錫周曰楚師無功之故于庚日中不說明偏從晉人推算出來有雲穿月出之妙

○師曠董叔一味論數叔向偏要論理冷語合人毛悚不但斷敵國並可警本國也數短理長此郤子之所以名遜未及之楚師多涉水又值大雨故多凍死且盡

○馮氏曰子深多涉水又值大雨故多凍死且盡

楚師此來以見爲賞爾耳

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不害。吾聚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

役徒給役使之卒也凍死且盡

不害。言我整而無妨也

吾聚歌北風。又歌南風。歌者吹律以味六風南風音微

不競。多死聲。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不競。不強也律有陰陽陽爲風陰爲雨天雨流施故知無功

又多殺之音曲

言歲在豕韋月久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西北。南師不勇。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南國之師不得天時故不勇

言師之強弱惟在君德專在天時地利也

德也。

此篇與下銘功篇連看上是寫季武拜師極其推崇極其感謝分明借力救死忽然忘卻本來面目作器銘功宜爾子孫寶用之意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

魯武公 齊靈公卒于光元年 立是爲莊公

十九年

季孫宿如晉

賦黍苗。季武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嘗賜

詩小雅篇名苗也士匄賦此喻晉君憂勞魯國如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

去声

之。

代柑僳將中軍

議論文字必有虛實兩層此文各以一反一正洗發兩今字遮說而相對也前一層論是非以禮字作提後一層論得失以亡字作緊而前用三排後用四叠章法相配前整後散意足而味濃

十九年

季武子伐邾。取邾田。自是魯有四分之一。

文鑄於鍾上以紀勳功

○起句見陽秋

功焉。臧武仲請以所得於邾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勳。

將勝齊之事作爲銘

臧紇乞師。以諸侯之兵。伐齊。取闞。

以諸侯之兵伐齊所得兵器鑄爲林鍾林鍾六月天雨流芳孫賦此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其天下皆將見天下皆和睦以事晉

不特我魯而已

孫賦亦小雅篇名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季

輯睦。豈唯魯邑賦六月。

大夫則自銘

大凡勤功伐之勞

君子曰。非禮也。大夫銘。天子銘。諸侯舉動得時有功則可銘也

今汝之銘器若從稱伐之例

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令德稱伐。則

○只此順提倒頂是非已自了了下又一開一合以備緊之

何以爲銘若之何銘之

本兩兩對說而前用作一可以銘者無一可以銘者

煞後用作轉乃照應參差入妙處

則三等之中爲下等也

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之力非己功也

由此觀之無借晉之力非己功也

若從計功之例則是借晉之力非己功也

既無以爲銘又不當銘

駁銘字曲盡末路另轉一層令人惕然悚息

若從言時之例則又妨農務非其時矣

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

今魯從晉乘是假借晉人之力以救我魯人民之死亡

○跟借力更添救死二字愈甚

所以昭明晉國之無禮也

而懲戒敵國之無禮也

何謂有功之可銘也

乃昭著所獲之兵器以取齊人之怒

是自招危亡之道也

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從言時之例則又妨農務非其時矣。

以魯之小國而幸勝齊之大國

小國幸勝大國

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銘之。何銘之有。

鑄爲鐘鼎爲宗廟常器

天爾流芳

左翼孫甯出君孫爲首
甯爲從出君拟後心甚
不安不比林父帖惡不
慭將死命子之言乃其
良心勃發說悔而無及
眞宇宇頫心刺骨人雖

道也。

爲城西郭
武城傳

靈王十九年

齊莊公元年

衛甯惠子疾召悼平而
告之曰吾得罪於君悔而
無及也。名藏在諸侯
之策曰孫林父甯殖

後雖自悔不可追也

我之名已載於諸國史官之策

惠子之子甯喜

十四年與孫林父逐衛獻公

無良想到名汗青史遺臭萬年豈不汗下五斗所以望其子爲之蓋掩也猶有鬼神非長冥謫也猶有鬼神非長冥謫乃是以不來食血要之必以納祉之意伏枕哀鳴悲楚萬狀千載下如見其形如聞其聲

出其君。君若不能。悼子許諾。惠子遂行。

君若復入則可以掩此名也

君若能爲我納君掩其惡名吾之子也

不來享汝之祭祀矣

則是汝能爲吾寧爲

則餓餓之鬼

靈王二十年

二十一年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註作己卯歲馮氏曰杜註孔子卒下云二十二年生他書亦云是年有雨日食必非大聖人生年甚是

此絕妙駁辨文字極痛
快又極風趣理明詞達
在左氏另一種縣爽筆
墨

郈鼎其以漆閭邱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人固不敢
郈朱
鼎其以漆閭邱來奔
林曰於是公在晉
季孫宿納之也
言其力於
反
邱來奔者內
○擅以公姑姊妻人固不敢
而以妻叛臣其罪益重武子
辭也

妻反七計
借竊何遂至此
之。
不知子賞賜叛臣之從者重為之
○馮云他處於是作於時解此於是作由此解以起下不可不能兩意
才用反
者。於是魯多盜。
詰究也
治也

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
言盜不可治我之才又不能治○故意寬縱兩
語似獃似呆正欲啓其詰我者以轉詰彼耳
方封疆內之盜

盜。武伸曰。不可盍亦詰盜。武伸曰。不可

說第三段汎言惟其不能所以不可用倒說四段引書以明己之不可不能之說原自有本也虛實回環精妙莫倫其擒縱之法則詳見於于或巷評中

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上声下同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盜之。子爲正卿。而治其內盜。子召名字來字答得極辣○召外盜。而來外盜。使能止之。而治其內盜。而來內盜。使能止之。紀去之。

外盜召之國內之盜此所以不可

當以去盜爲職

指邾鳥其也

指以公姑姊妻鳥其

正卿兼卿無權何能去之此我

將何以止吾盜。子以姬氏婁之。○召名字來字答得極辣○正面只此一段

之所以不能也

寫邑卿是盜之確案

○妻字與字賜字是禮盜確案

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

與邑使食漆閭邱

大盜謂鳥其也

俱下後半說洒濯其心分明暗歸到季孫身上

見不能此者之爲眞盜季

也故推開泛說不著季

孫並將盜字含糊不肯

放出末引夏書似頗

規貌衷淡蕩縹緲無

前之神驚魄震者不

心曠神怡矣讀此文

過不惟行文得掺縱之體

法亦得立言溫肅之

矣

○此一段與孔子答季康子問政患盜三章同意彼直說此渾說亦進言各有不同處

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

○前已敍明此複說爲賞盜下斷

臺牧人等之賜

與馬其蕃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此去或難爲

其心。壹以待之。其或難焉。而誠壹以待人。

如此則先能自治而後可以治人。

以君所爲。民之歸也。上所爲。民之向也。

居上者所爲之事

其軌法。一度於信。所行前後皆可明驗。以待洛反。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軌典。

民皆趨向而效之也

洒濯。西禮反

大雨流芳

陳南園曰起處雙峰聳翠中間逐層環抱引書作結迤邐而馳來得突兀去得安閒

王或菴曰一縱一禽且縱禽且縱縱在手方可言文寫水於地縱而不能禽者也膠柱鼓瑟禽而不能縱者也此傳開于三語立案下卽將庶其撇卻陡入魯盜所謂縱也武仲以盜不可詰不能詰斜出橫騖頓跌翻駁然後落到庶其所謂禽也正義既畢又繳

若上所不爲者

不爲

而民或違背法制而爲之

而民或爲之。是以必加刑罰治之焉

若上所爲者卑而民亦從而爲之

而民亦爲之。上乃加刑罰焉。而莫敢

則民莫不懲戒而畏服

不懲。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上乃其所也。

又安禁民乎

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

使而施之於此人然當顧己猶無亦有之

言茲在茲。名此事常念。釋茲在茲。

虞書大禹謨行此事常念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于

言帝念功。則功成也。○按

允信也信出于

允則善亦在此

言帝念功則功成也

皆當令可施于此

註疏此解皆非經本意

註疏此解皆非經本意

亡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

釋在茲者言

釋在茲。

專壹以行

專壹已也

誠信在上者

誠信在上者

專壹以行

專壹已也

而後善功

而後善功

可念也

可念也

此傳釋經文曰

此傳釋經文曰

邾庶其非卿也

邾庶其非卿也

轉詰盜則禽而且縱後
幅拓開又句句正義則
縱而且禽禽縱自如文
情飛越讀者當悟其所
以能禽能縱之故而後
方知用禽用縱之法○

卿也

胡傳云春秋之大夫微者小國之大夫
特書其姓氏微也今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
食之受叛臣之罪見矣書來奔而魯
左翼多盜邑而不言及者庶其者罪見矣書來奔而魯
是季氏隱情聞之一段從心德上推勘乃正本清源之論此左氏極醉正文字
乃小國之大夫微不書今以地來奔雖賤必書重地也○王云以書結妙見
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微懲不義　季氏所重者地耳

二十一年

夏楚遽子鴻

音乘

秋衛侯使甯喜公孫臣

子庚卒楚子使遽子鴻爲令尹

訪于

病未痊得極像醫者看得極眞妙在兩邊都用簡鍊之筆若後世稗官家不知添幾許做俳優也

豫申叔時之孫子馮訪問其可否

申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

子馮遂以有疾辭

申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寵臣弥縫地下冰於其上而安牀於上

地下冰而牀焉爲重繭

重繭衣也

古典

也遂以疾辭方暑閉戶寢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

多衣示其畏寒

鮮生魚

復反

曰瘡在亦則甚矣而氣未動乃使子南爲

瘡瘢也

言無疾

子南公子追舒也

令尹。

令尹。

曰。瘡在亦則甚矣而氣未動。乃使子南爲

瘡瘢也

言無疾

子南公子追舒也

也。遂以疾辭。方暑。閉戶寢。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

多衣示其畏寒

鮮生魚

復反

古典

天雨流芳

此傳欒盈出奔楚事起結兩段見正傳中兩段是插敘乃寄傳也就正傳論首段追敘欒盈出奔之由由於宣子內忌又不明正其罪而以計逐之頗爲密獄故末段以王語尤而效之斷結筆盟極隱顯五用之妙就寄傳論先以一殺一逐分承而以一順一逆總合正傳然於總結繳合正傳中着子爲善

二十一年

欒盈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

逐范鞅奔秦

十四年欒黶

欒黶

子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

不相能

不和也

懷子

憂患其淫

能相子矣。

欒黶

祁大夫曰。盈將

懼其子治州賓之罪

祁恒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壻後

祁大夫老欒氏家臣之長州賓老之姓名

遯盈於其父之前

也。怨而不相

欒黶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

天雨流芳

語於向毋口中着國多
大龍語一是明諷一是
暗刺都着眼宣子此從
實見主一定之法而用
筆尤深細不露此又一
絕妙合傳文字章法最
整而完也

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一句

范鞅　奔秦

逐鞅也。寧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於國。有

言自變而宣子不為厲亦不為鞅而鞅寵位

子盆富言其貪也

專之。吾父死而益富。

于校量而已

死而已。吾蔑與之矣。其謀如是。

祁言懷子之所謀如此

吾不敢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

主如不信有范鞅為證

祁因鞅怨欒氏故云

時懷子好施德於人故士人多有歸之者

歸懷子宣子畏其多士補插士多兩筆作東上生下其意

○提一句

盈與鞅同為公族大夫而鞅獨專其政

遂述盆之言曰吾父欒厲也逐

○又繳應前一筆

我懼其害主也

主指范宣子

吾欲以死作難與宣

天雨流芳

有二一意欲表懷子之
士皆非黨惡作亂者也
一意欲表宣子正忌其
得士而欲逐之特借讒
而後發耳兩意俱爲後
數段文字伏脈非無因
而插也若於趨語下徑
接懷子爲下卿不惟殺
因兩事無因卽末後王
語亦成套話此蓋作者
全副精神注意在此處
也毋徒以補插目之

○因逐一人而殺十人
囚三人如疾風之捲落
葛其專政肆行如此不
惟晉侯啞口卽舉朝亦
皆側目得箇老結語而
宣于之罪案乃定十人
之寃獄亦申由此觀三

歸之。宣子使
著晉邑名
著城因其
數段文字伏脈非無因
而插也若於趨語下徑
接懷子爲下卿不惟殺
因兩事無因卽末後王
語亦成套話此蓋作者
全副精神注意在此處
也毋徒以補插目之

○通篇 畏其多得士心故
著眼 信祁奚二人之讒

畏其多。士也。信之。懷
著晉邑名
著城因其
出外而遂逐之

子爲下卿。
佐 下軍

宣子使逐之。秋。欒盈
子皆晉大
夫盈之黨也

○那
音茄

出奔楚。宣
子殺箕遺。黃淵。嘉。
申或作印
叔向之弟

黃淵嘉。司空靖。郤豫。董叔。郤
夫。

師。申書。羊
○單
插叔向
另劃一天

舌。晉侯
音夜

四伯。叔向。籍偃。
離厲也或有譏叔向亦不免於罪
共不能保身
不得爲知

人謂叔向
知。去声
乎。叔

之繼厲汰虐已甚士句
尤而效之幸而不亡者
武子文子之德足以
裕之也

叔向一段兩引詩不用
詮釋只以知也覺者也
借作一點煞脚絕不費
辭而神理俱活最是引
詩妙境其餘如必祁大
夫祁大夫所不能也其
獨遺我乎不棄其親其
有焉難是一色調法所
謂輕筆也

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如於死亡

詩曰優哉游哉聊以

言吾爲汝請於君而釋汝

卒歲知也。樂王鮒晉大

不答其言

見叔向曰。

音附

吾爲子請

叔向弗應。出。不拜。入皆答叔向。向。叔向曰。

言能免我者必

不拜謝亦

入叔向左右之人

皆答叔向不答之失

必祁大夫。室聞之。

大夫祁奚方可

長聞叔向之言

向曰。樂王鮒言於君。無

言樂王鮒有寵於

平公所言無不信

不行。求赦吾子。吾子。

今特欲爲子

求赦而來告

不許。祁大夫所不能

而子竟

不許諸

祁大夫所言

能動君聽

上下夾縫中卽以樂王鮒作轉樑有之妙

也而曰必叔向曰樂王鮒從君命順之夫子覺者也何言不能強諫此言何得行失親其職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夫子覺者也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有焉於是祁奚老

而子乃曰必祁大夫此言何謂也

曲之何也

言其惟知阿意順從君命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

是時祁老

外舉不棄

言有先覺德行之人

內舉不避

則天下無不順從之

致仕也

天雨流芳

大雅抑篇

蒲衣一段開口兩引詩書上分下合上是尾下首章法之變不待言若其既引前言又爲世有之無快這一步多一層層層遞入乃所以殺何爲又推本一層層層解釋不滿餘力乃所謂重筆也　輕筆一片段重筆自成一片段前輕後重又共成一片段如璋如圭分合皆至寶也

○詮實處只三四語前引後證意透筆濃可知文無今古此法最爲奪目要訣

弗聞之。乘駟入實而乘駟反○

無窮故子孫世世保守其位

駟傳車也欲速至故乘駟

鬼宜乎。曰。詩

夏書亂篇

曰。惠我無

當明證其謀勳而定保之

疆。子孫。

保。

夫有謀謨而創聖有勳之謂也

未謀而鮮過。

謀訓。

王有眷

莫胡反

勳。

此二句叔向皆有焉

明徵定保。

商頌烈

文篇

言文王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

惠我無

窮。

故子孫世世保守其位

夏書亂

鬼宜乎。曰。詩

曰。惠我無

疆。子孫。

保。

未謀而鮮過。

謀訓。

王有眷

莫胡反

勳。

引古作證以兩賓陪一主一句父子遞說一句君臣單說一句兄弟對說筆筆變換

○以一社稷之固跌出兩乘社稷一正一喻何等義正辭嚴輕輕折入宣子身上自不煩言而圍解矣

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伊尹放己爲有罪而反用以爲相太甲不以伊尹之色此言不以小怨妨大德也

周公右成王而治之。卒無怨。右輔佐也此言不以兄有罪而及其弟也

善誰敢爲。宣子說與之乘去聲

善人誰敢不爲善言諸平公而免叔向之罪

以言諸公而見叔向而歸。公以明其實知不爲己也○傳寫之誤

不告冤而朝。初叔向之母。姤叔向斬截

兩人相知之高○結叔向斬截

而朝。初叔向之母。姤叔向斬截

馮氏謂姤字當屬下句若連上句則概其生平壞了實母矣說極當理

天雨流芳

不見叔向句結本段叔向亦不告免句并結前文非左公那能具此細心

○追敍向母一段寫叔之所以被殺與向母之所以被囚母氏早慮及此故向母妒其美而不使之往見其夫叔向諫其母不應如此

美。而不使。言非常之地必生非常之物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破美。余既懼其生龍蛇以禍女。

女敝族也。國多大寇。不仁人閒之。設有不仁之人閒厠其閒汝亦難免矣遂使婦往視夫寢

行文殆與鑌盜之母相映波瀾橫潤益增正傳情深不比鏡花水月有影無形耳

視夫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去声

○收叔虎并結叔向一句轉合本傳

末段遙接出奔楚欒盈一篇之主固應詳敘一二而盈之罪狀郎見於辭行人語中而宣子之失亦見於王語中蓋借此收拾通篇不但爲欒盈作補傳矣左氏常有就文結事之法以議爲斷固史家旁見側出之大凡也

欒盈過周

盈奔於楚經周地而過

諸侯之臣於天子之前稱陪臣

平聲

於周。周西鄙掠音亮之。

周封掠盈之財物

辭於行人

行人官名

辭行人之官曰

宣子爲王所命之正卿故曰守臣

音略

罪。罪重於王之守。

去聲

臣。竊得於郊甸。無使臣無所伏匿逃竄。

竊自謙告其死罪如下文所云

而又重得罪於郊甸之人遭其侵掠

敢。敢布其死。昔陪

敢自布告

昔盈之祖

臣。將逃於盈。口中述出書屬即證池缺對秦一段議論妙極書者變氏最盛之人罪者始衰之人盈出奔幾於滅矣乃其最盛潮其始衰即所以結欒氏也用意深

輸力謂輸力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厲不守任戴父之功勢

戴天子之命服

厲盈之父也不能保

能保任

平聲

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

大君謂天子也

兩段都以然字一轉作
章法前二子在句末後
二子在句首左氏順逆
一定句法也

十八年齊晉時二子皆爲州綽所執言如設備仕以命勇士○補五陸氏之戰于平陰二雞相鬬我勝而先鳴也曰鷄酒器設之以觴勇士也

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壯公爲勇。冑殖綽郭

自以爲勇
故欲干與
州綽之左驂殆還
於齊東門之中

最欲與東閭之役。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殆。冑殖綽郭

○按平陰偏
未不恐也此曰識其枚數註曰枚馬楊過也闔門扇也數其枚數言能志其枚之所數也

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

言子
晉君非爲濟也
言臣至齊
倘新未得
也以與此爵乎

公曰。子爲。冑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

若二子者我嘗射獲之譬臣禽獸得其肉而食之剝其皮而寢處之矣未足爲勇也
去声
去声
去声

靈王二十一年

晉人徵會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如晉。

晉人徵會于鄭。鄭朝于鄭。其肉食。而謀其從。

召鄭伯朝晉。

使少正公孫僑如晉。

少正鄭卿官也

公孫僑子產名

○按此篇辭令布局與呂相絕秦篇相似前後不用問答起訖俱以突兀見奇但彼以敵強辭奪理此以溫語諷刺揣所處不同耳雖不無虛辭文過而實能令彼莫之強辨焉斯爲事大極則

孫僑其驕反

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之十年。我寡君於是即位。

時魯襄公之八年

是年卽位

○按子駟相僖公會于�天雨流芳鄭公孫僑如晉聘且朝晉悼公卽位之初修舊好也故子駟相僖公朝晉經傳俱無可稽

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

拔過周一段似乎爲纍盈雪寃以盈於此本無罪而見逐也王且使候逆之晉侯不雖置諸閒猶欲一鋼再鋼使無容於天地帥甲而晝入絳有自來矣所謂入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至若盡滅其族其實不天也則又變書之辭以掩衆人非盈之所得挽也

纍轅

轅轅閼在綏氏縣東南與地志其阪有十二曲道將去復名今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有轅轅山

四體唯大君命焉

司徒以刑禁止掠氏者賊之事故使掌追胥盜所隱匿

唯職事之命令焉

言我乃纍之子孫討姦之官而敢有伏匿盜賊之所隱乎

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

纍戮之餘也

言我今又掠而退不敢復還而已

歸晉矣

不敢復還歸晉矣

敢布四體無

尤而效之。其又甚之。其又甚焉。

歸還其所掠之財物

候送迎賓客之官也使其送纍

者。歸所取焉。使候出

是年冬晉會諸侯于商任鋼纍氏也明年又會于沙隨而復入曲沃之亂也

諸轅轅。

氏出諸轅

轅之地

焉。使司徒恭執纍氏

之。

天雨流芳

王或菴曰轉一境一奇絕入此境都忘彼境諏歸路忽逢大
爲文者因之此傳序欒盈見逐之故雖非一端而多士乃共禍本噫何士哉匹
夫耳箕遺十人其魁也無足惜所惜者以叔虎而累叔向可不詳乎於是
轉入叔向別開邱壑寫叔向之志趣
密橫亘於中較前終篇叔向之志趣
既畢又追述二母序次而合盈以結之然後遙接欒盈一如畫學徹縫
叔向首尾完序盈盈邪向邪入其境者惑邪來忘其所自而不知撇卻何許似絕
序盈盈邪向邪入其境者惑邪來忘其所自而不爲盈奔傳者敘同
去反其所由邪

標一雄字以下便都從
此點染生情是一首嬉
笑文字

二十一年

齊莊公朝。音潮

晉郭最曰。是寡人之雄

則人誰敢不以彼爲勇

雄猶勇也

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

宣子逐欒盈其黨知起
中行喜州綽邢蒯奔齊
君若以二子爲勇

前半詳寫從楚緣故預為末段剔爲仇讎伏線前三禮字後三命字暗暗呼應蓋婉轉中有縱擒存焉徐又不露主旨可以得潤色之大凡矣

(拔)禮字競字即載書所謂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可以庇民者是從之本旨其通篇析晉人處事。而懼爲大。曰。其猶能競。而無禮。以庇民乎。晉人所懼大者何故不共順有禮之國如何反來事晉也

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

執事不以禮待我簡公致使簡公疑懼因此朝晉之行也○(拔)是年楚因鄭侵蔡故伐鄭鄭既與楚成而又懼晉討遂使伯駢告于

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三

是年晉合諸侯伐鄭鄭簡公如晉

晉人責之所謂不禮與懼者大抵此也魯襄九年

年。兵。月。朝于楚。楚。晉是以有戲之

是年冬楚伐鄭鄭欲堅

師。而懼爲大。曰。其猶能競。而無禮。以庇民乎。晉人所懼大者何故不共順有禮之國如何反來事晉也

我鄭心事晉

後。楚人。猶。能。敝。邑。敝。邑。欲。從。執

我鄭懼此是以受盟于楚

於。晉。而。懼。爲。大。曰。其。猶。能。競。而。無。禮。以。庇。民。乎。晉。人。所。懼。大。者。何。故。不。共。順。有。禮。之。國。如。何。反。來。事。晉。也

魯襄十一年

共。有。禮。

平声

四年三月。先大夫

謂我不共是暗代法謂我臭味是明代法猶競句在明代之上兩不競句既參差又整齊

(拗)語意謂我原來朝晉朝楚而曰觀於楚晉晉不禮我我因朝楚於時楚人猶競晉不能爭遂使我不得不朝晉晉謂我臭味無差於時楚不亦難保我不朝乎

子蟜。又從寡君以覿於楚。晉

是年晉帥諸侯伐鄭鄭會于蕭魚○楚以前鄭屬晉故皆是遮飾之詞蕭魚以後鄭始堅事晉矣

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

於楚者。子

朝楚而曰覿於楚晉亦飾辭也

寡君。謹

其土實。重之。以

宗器。以

承

寡君。謹

共其土實。重之。以

宗器。以

受齊盟。遂

吾臭味

草木同類則氣味相同喻晉鄭本同姓也

敢。歸何

敢。差

池。楚

亦不競。我

自是楚勢稍衰亦不敢與晉爭鄭矣

在晉國。

譬諸草木。

蕭魚之

飾。我

實

賁

飾。

子蟜。又

從寡君以

覿於楚。晉

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

於楚者。子

朝楚而曰觀於楚晉亦飾辭也

寡君。謹

其土實。重之。以

宗器。以

受齊盟。遂

宗器如歌鐘之類

鄭以土實宗器賂晉侯以受蕭魚諸侯皆同與會之盟

競矣我所以一於朝晉如此如此一氣說到無歲不聘無役不從方住見晉以我爲同臭我心悅誠服何嘗用徵迄今我不來朝皆由汝晉之過我實無罪汝若能安若必欲罪我我無所依賴直我自不異於昔若必得依然徼而已何必徼詞命首尾回環暗藏一信字德字在內不徒以口舌稱長也

魯襄十六年晉平公即位會諸侯于溴梁也

侯石孟。一作孟夏子西名

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

代子公孫揮

子蟜老

公孫揮

音輝

子蟜

音現又如字

於嘗

魯襄二十年齊莊公即位新服于晉遂爲

君將靖

晉悼也酒之時鄭君朝晉

崇崩而嘗之。

耐重釀也

耐

恰過晉侯嘗酎

是做

頃又

與

去声

執之二年

魯襄十六年晉平公即位會諸侯于溴梁也

而後釋歸今曰貳於楚曰歸討者皆飾辭也

右孟石與也鄭使

仕也

老致

閒。

去声

其閒不朝於晉之時

閒無歲

我鄭疲病不堪苦於支應無力

無常言不以時也

聘無役

不從以

大國政命之無常。國家

事期。不朝之閒。

音現

以聽會事之期

先澶淵會兩月

以酬

反

澶淵之盟

東夏。四月又朝。

來朝音

晉侯

鄭君

左翼攸朝晉說君必說大夫又詳攸年月以見先王之制五年一朝三年一聘未有君臣僕僕道途疲於奔命而猶以堪任命不朝見徵者不討如此則鄭得休息朝以下一步繫命晉人無言可答

寵病不虞

晉君能使鄭得休息自來朝晉

虞孝至無

又不虞晉國徵朝之命仍至荐仍也

日不惕豈敢忘

我鄭君臣無日不惕惕小事大之職

職大國

何須辱徵召若不顧恤我鄭疲病之患之命令焉

若不恤

君安定

其朝夕在廷何辱命焉

若不恤

其患而

勢必為從楚而成晉之仇讎

爲

晉所讎也傳言子產有以免大國之討

仇讎

以

爲

厚寵

我鄭所懼

其

朝夕

在

廷

何

辱

命

焉

其

無

乃

不

堪

任

寵命

而

如此則鄭之力不能復堪任晉國之命

使

其

執

事

實

重

圖

之

圖謀也傳言子產有以免大國之討

使

其

敢

忘

君

命

豈敢忘晉君徵朝之命

委

諸

執

請以此言委託晉諸執事

此篇先敍後實格兩事相承相對而相反三泣不能全父子之恩三困獨能全朋友之義父子傷而君臣亦傷朋友全而君臣亦全有幸有不幸處人倫之變可以觀矣

本是子南子瑪合傳卻一邊寫乘疾一邊寫叔

臣矣敢問誰之罪也

二十二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

去年伐陳而受賂以致富也

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

爲康王卿士

子南之子棄疾。

言君三次見臣必泣下

曰君三泣不能稱職之不能。爾

爲王御士。王見之必泣棄疾

御士

敢問王爲誰而泣也

有罪而治也

像寫棄疾似孝而實愚烏叔豫似諫而行正此子南之所以見殺于馮之所以得安也觀叔豫而棄疾不能執諫之罪已明觀子馮而不能納諫之失已見此又以下形上格雖通篇皆存於敘事之中激射絕妙

左翌云王每見必泣豈不欲生子南使棄疾能諫亦如叔豫之於子馮辭觀起而自斂抑王未必不安之也既不能諫又不以告陷父於死思則甚矣孝也遂殺子南使子南於朝下一段字分

所知也。國將討焉。其居乎。對曰。父殘子

汝爲其子汝不知之

國人將討其罪

居君焉。圖之。沈命重刑。臣亦不

鴻用貶詞

我也

我父

臣亦不

棄疾請門徒子尸於朝。

共犯命取尸

子南於朝。懼。親起。

子謂子南使

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徙

疾對曰君之殺臣臣之事君各有禮制其少忍之

天雨流芳

王戎卒曰辭甚厲乃可以折胥而不
心也杜註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
辭其厲之妙全在示人以可進可退
過當可以借口然非左氏妙手難記
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詳於子產者
一人

貴而能貧生不在富得
身保家千古藥石之言

二十二年

鄭公孫黑肱有疾鄭伯
邑於公。召室老宗人
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

鄭大夫
子張

段子石也
黑肱子
職薄省其祭無多用牲

使其子減黜其官無多受
四時之祭
祇用一羊

三年盛祭加用
一豕殷盛也

芳流雨天

富貴二字大都合說平聲說此獨分在首尾而側重富上着意在歸邑也側也敬共二句反輕故君子如此斷其善戒文貴一綫如此

左翼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猶云守富則須以能貧爲善猶云守貧則須以能富爲善也此倒裝句

美共善於儆戒○二字鉤出大雅抑篇侯維也決度也

左翼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猶云守富則須以能貧爲善猶云守貧則須以能富爲善也此倒裝句

美共善於儆戒○二字鉤出大雅抑篇侯維也決度也

足以共。食邑足以共祭祀之外不必多財

共平声下同祀。盡歸其餘邑。其餘邑盡歸鄭君

位雖貴而求欲於我所不及

民無所求。民無所求如此可以免禍雖貧而亦在他人後也

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能儉。亂世貴能儉但當儆恭以保全其生

生於治世。貴能恭。治世貴能恭在人之所能恭所以儆戒儆已耳

敬戒不在富。敬戒不在富也財富在多也

富也已已。後亡敬共。

伯張卒。不虞不可要之事也

君子曰。善哉。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

君子張其有焉。

明王不欲殺棄疾殺之平

○程子曰使子南無罪棄疾當告於其父而又之如共有罪而君殺之不可曰棄父事雖也殺而禹臣之古有是事

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

言王欲殺吾父先與再謀是吾亦與殺吾父也

去声

背義殺父而又事殺父之君

王乎。曰。

○序出子南

馮觀子南

使遶子爲令尹。

健遶子

○愚竊疑子南寵一人而王卽不容子馮寵八人而王偏容之豈悔殺子南而故欲有馮以彰用刑之過歟抑子南不能自調別有所能歟何前泣而今若閑閑也獨是予馬者非不知前車既覆

爲莫敖。治賦。繕甲兵。

遶子

○序出申叔觀棄疾

更多七人

○較子南

治賦。繕甲兵。

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

申叔弗應遶子而退

遶子亦追從之退

入皆無祿而多

天雨流芳

聽士他國誰肯容我

去声

殺吾父與吾弟。

背義殺父而又事殺父之君

不可曰棄父事雖也殺

○仍前轍

是不可解

而禹臣之古有是事

○較子南更多七人

司馬屈建

五綺反

爲王沿江。

也

子木

入。

覆而乃效尤也滋甚罪不有加於子南之上乎滑實無君極矣如其有君又何待叔豫之告哉

左氏著意描寫楚君臣俱屬庸流一名申叔豫而不能大用耳

叔豫三番做作跌出後語方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若容易出諸口而不知付之老生常談耳然非求教甚子焉爾從一見亦安能生死骨肉相得益彰也哉

不實寫兩人如何怙侈都只就有寵多焉敍入亦從賓見主法讀至結

於人中。又從之。遂退。朝見之。

三次困辱我恐懼不知所以

申叔終不與言而歸

遂子就申叔家見之

遂子追從入眾人中

豫又走入

退朝見之。曰。子焉得罪。

我若有過

子焉謂申叔不應入人中遂歸

曰。子三困

何故實告我

姑告我乎。

姑且以我

告子。曰。何故對曰。

何爲疾惡我也

疾我也。吾聞之。

我於朝。

我於朝中

不見吾過。子

我恐懼不知所以

懼。不敢歸。

遂子聞叔豫之言而懼遂自御其車而歸

不見。吾過。子

不能當正道

能當道乎。

意不在御故歸至家

句見此事極易擺脫而
棄疾不得爲叔孫也惜
哉

通篇敍事中夾用描寫及斷制筆法有描寫則局錬史致活有斷制則局錬史家要訣盡在此矣

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

申叔之惠我至矣

如是謝絕此八人者

不疑遺子康王心安

八人者。而後王安。

天雨流芳

母喪之而子不徹樂不但無消陽之情直無異泉之思矣妙又不從正義作閻御風開拂一淡語先覺言右盡而意無窮

杞孝公喪

禮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母之兄弟乎突元得妙

禮也禮爲

兄弟之喪也與杞孝公爲兄弟之禮喪之

平公以舅甥之禮當服緦麻三月公乃不徹樂故爲非禮

喪之平公不徹樂非

靈王二十二年

杞孝公卒弟始立是爲文公

杜註傳言齊廢舊臣任勇力蓋爲見弒張本作三段讀首段末段敘也中段議也平仲論君文子論臣而以論君爲主承上起下爲一篇之大旨恰作中樞以攝首尾至首段詳其人末段詳其事各以一字兩字提頭作類敘節法極其整齊蓋又出一格矣

三年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林曰此其書荷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於是始叛則無伯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要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共時篤軍容一段從刪之人而書曰勇盡甘勇力盡腐

秋齊侯伐衛將遂伐晉。

晏平仲

曰。君恃勇力。

言必以驅縱

伐盟主。若不濟。

國之福也。

不德而有功。

無明德而徒有武功

必懼君。崔杼諫

曰。不可臣

致憂患也

聞之。小國閒

去声

大國之敗而斃

朋乘隙也言齊乘晉有孌盈之禍而伐之

焉。必受其

幸人之災不祥

語語照定後文凡九點而直
君宇崔杼口中便爾直露殺機文有事在此而意在彼者此類是也

把君看得直如兒戲處陳閭此而不早爲之所亦可怪已○愚謂此則晏嬰所以嘗議發端不得以仰天一嘆而文之也

朝歌

屬汲郡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卽古朝歌也

孟門

司馬氏貞曰在朝歌東北河洪

大行

地理志在河內郡野王縣西北今河內縣卽野王縣屬河南懷

答。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名須無陳完之孫

如君何。

武子見崔武子曰。將

盟主。而利

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

其難去。

○始止二字脈腑如見

臣若急。君

君不聽諫若有急則不能顧君必殺君以悅晉○按弒機已伏於此不待宣淫

於何有。子

姑止之。

謂君伐盟主爲已甚而己又懷弒君之惡念其罪又過於伐盟主

入曰。崔子將

必不得善終○一呼一應猶當自

君甚而又

凡人臣所爲合義有過於君下抑不可是己非君

過之。不得

其死。過君

以義。猶自

天雨流芳

滎庭 補正今滎陽縣東南七十里有滎庭城

鄏郙 補正今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有郙原閔唐武德二年置郙源縣○周思兼按郙郙當是二地文六年殺公子樂于鄏注即沁水出郙山○郙水出河源出沁河源縣有二水俱出沁源縣釋名沁源縣在河南少水入黃河○沁七鴈切○說文水也○

少水 水經注即沁水以爲京觀○晉戶於少水之陰

郙 符鴈切

邵 東陽之山東平陰之役○晉杭

一隊。 分兵爲二部

入孟門登大行。 孟門晉險道

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 張武軍謂勳暨也○服云謂張設旗幟也○取晉邑而守之

於滎庭。成 晉邑

張武軍 如字

封少水以 齊於平陰之役○

平陰之役。乃還。趙勝 趙勝趙朔之子

師東陽之 東陽晉之山東

鴟鴞。 說文鴟鴞鼠行徑直成笑話筆墨淡宕令人味之意言之外

追獲晏驁。 音厘音來又

開封府密縣古鄶城西北

二十三年

孟莊子

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紇立幼後半寫季孫之惡因惡臧孫犯門斬關前為季孫所訪卻內愛而得怒愛孟孫所讎且則而得盟文中孟孫季孫愛之二句是一篇之提綱美疢藥石一一

季武子

不直○陪入

起洪範

無適子立公彌長上声而愛悼子。欲立

大夫比屬

公彌卽公鉏

悼子卽紇

馬而立之。訪於中叔豐呂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

難言立少故曰擇才

季孫又訪問申豐

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

節是一篇之轉樣召掌
惡臣而問盟首一段是
一篇之結束逐件敘來
串如疋練而描寫生動
聲情各肖是一篇有哭
有笑文字

訪焉。對曰。臧紇臧紇訪於臧紇

其然。猶言必乎
其敝車而去不敢與聞
止不言以己意

其然猶言必乎
其敝車而去不敢與聞

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

既而又以己意

臧氏之中安
排作態而不顧順逆之
席也假令仲於衆人之
季氏之飲客固大夫之
至召公鉏悼子序長
少之禮毅然而
則季氏亦無如何是後

臧孫召悼子至

臧孫召悼子至

親降階而迎之

矣而臧孫獨意氣揚揚

○此時大夫亦已失色

季孫為悼子立之。季

命設重席於堂上北面

重。直恭反席。新

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

方召公鉏

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

使從庶子之禮

列在悼子之下

不從

悼子。降。降逆之。大夫皆

恐公鉏

己既可免出奔之事而
萬世亦服此舉也

禍福無門兩語連藏孫
後文都照起妙

喜字與上愛字對飲酒
與前飲酒映帶有情看
下文怒攻臧氏不惟三

氏以公鉏爲馬正。溫而不出閔子馬見之。

馬正家司馬

言不必慍怒

公鉏慍怒　卽閔
而不肯出　馬父
反襯臧紇

曰。子無患不孝。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

患不得所處

禍福無門　人能爲善則召福　爲惡則召禍

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

若姦慝回邪不守軌度　其禍重於貧賤所謂爲惡則召禍也

多寵之則可富所謂善則召福也

民可也。公鉏然之。溫而不出。閔子馬曰。子無患不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

以子馬之言爲是　於是朝夕之閒敬恭父命　恪謹以居馬正之官次

廢置在父無常位也

○又一人反襯臧紇

天雨流芳

言成虎亦此處蚤有所
動也

○結季氏廢立一案見
臧孫之禍胎所由成接
孟氏卒立一案明臧孫
之禍端所由始則通篇
總以臧孫出孫爲主其
餘皆在賓位

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

喜公鉏
能孝敬

使公鉏設酒而以己所用燕享之
席以飲己　器具往於公鉏家
得器具　之不攜歸
便宴

孟莊子　○憑空提此二子承上起下

季武子

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

惡臧孫出孫愛臧孫

之。孟氏之御騶豐點。都鄙反

御騶豐點　法家雨流芳

好去聲　羯居竭反

羯也曰從之。孟氏之御騶豐點謂公鉏曰。余言必爲子立之。羯從之。孟莊子疾。

王云忽被孟孫一段爲季孫觀妙又以豐點爲臧孫觀妙

吾請使孟氏與
汝共儈臧氏

豐點謂公鉏。請儈臧氏。公鉏謂季

○儒子秩固其所也口吻正與季孫彌與統吾皆愛之相肖

言孟孫死孺子秩爲其長子固所當立秩揭兄也

言城氏因季孫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

公鉏丙番機鋒字字尖顯有躺蜓點水之妙然此見行文賓主映帶一定之法或責其子諂父則失之矣且夫子之命也雖屬誣辭亦可杜絕乃父之責如此則又不

季孫廢鉏立菟云欲擇才故鉏以此答之

其有遺命歟立羯

夫子指孟莊子誣

孫不見秩故問

上声

羯立秩長子當主喪

戶側衰主之位

○以此哭襯出彼哭妙絕

有力於臧氏。安肯應。己卯孟孫卒。

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不順。

公鉏奉季氏信

芳流雨侍

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夫子之命也。

馬在。公鉏曰。孺子長。公

得謂之爲詣

立矧下本可徑接孟氏閉門卻嫌少停頓因敍入哭一番問答令情事紆曲有致亦借作束上起下其筆法與二提句正同

王云忽序臧孫自言一段前爲廢立點逗後爲出奔張本甚奇

遂立羯。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甚則涕多涕。音體。既哭而出。

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烏路反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臧孫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常志相順譬如疾疢終爲身害

如藥石之療疾也。美疢不如惡石。恥忍反

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

天雨流芳

勸請立武伯儀而敬業之族卽由昭儀郭崇韜請立劉夫人以媚莊宗而殺勞舊者劉夫人也況季孫父子至情偶然偏愛臧孫迎其從欲而立其少能保其終不變乎

聞戒甲從事事犯拙視前飲酒爲客時何等應于耶寫來絶倒

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季孫不信。臧孫曰。臧氏將爲亂。我弗圖。季孫。

宇情意○臣愛

十月。孟氏將辟臧。

徒臧爲司寇之者兼主掌耳

辟音僻

正夫助之。除怒東門。甲從才用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

見其有甲故反

信而命攻之

乙亥臧紇

欲爲公鉏傷臧氏故誣之

戒備也

聞之。戒。冬。

正夫隧正○正義曰隧正屬司

臧氏使

補敍臧孫出身并詳貢
爲立後全因廢立相類
特特借作映襯史家因
此及彼附敍甚多兒事
本連類乎眞天生妙事
成此妙文者

鑄國名濟北蛇邱縣
所治今山東泰安
府肥城縣有鑄鄉
卽漢蛇邱縣治也

鹿門魯南
城東門

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
生賈爲二子
而鑄女死

叔娶于鑄
乃穆姜姊母之子
穆姜爲姊昆弟
與
姪
謂兄弟
子爲姪

生賈及爲
臧武仲

而死。繼室以其姪。穆
故
臧孫氏

姜之姊子
立紇爲

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
二子不得
故出往員家

立之。臧賈

大蔡大龜也二云龜
出蔡地因以爲名

大蔡焉。曰。紇不佞。失
守宗祧。敢
近廟爲宗
遠廟爲祧

臧爲出在鑄。
自邾使告臧賈。且致
敢告於兄而我
不
爲天所弔恤

之女
嬖鑄國

一面告賈一面來告劉將遂自爲也趣勢帶出卻手法最簡而捷

之罪。不及不祀。子其大祭納。請。

言我非有大罪於國不當絕臧氏宗祧之祭祀

使臧賈納大祭於魯君請立臧氏之後

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

使臧爲納龜於君以請立後

賈於是再拜受龜。

受龜。使反。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

遂自爲請也

防臧氏私邑如往也

言使用從己非能虛事濟耳

但知不足而

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紇非敢私請。

今我如防非爲私有所請

苟得請爲臧氏立後奉守先人祭祀無廢。鑒受仲宣叔二世之勳勞

致不避防邑而去此論語所謂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

魯從其請乃立臧爲。

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

一路散而來臨了變作雨實一主整整相對之筆熱鬧排場文家最喜掉尾爲其能激起通身神采也

○愚按廢長立庶是謀篇之作用犯門斬關是廢立之效驗前後俱以

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泛言致納邑於君而奔齊

所以故謂無辭以罪己

曰無辭。

盟首載書之章首也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所以誓信也。臧紇雖欲廢國家公室。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

惡臣謂弗立者外史掌之

載書曰

遂者不聽文公立嫡之命殺太子惡仲立宣公遂卽襄仲

言毋得或如東門

在成十六年

門遂。不聽。公室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東門氏也曰。毋或叔孫僑如。欲廢國家公室。季

欲廢國家公室謂謀成常典

蕩覆公室謂謀成公與季孫盟於晉

臧孫爲主季孟爲賓前亦主也後少以兩賓托出一主後亦以兩賓斷結一主此賓主章法之正則也尤妙在補敍臧之立少與季孟天然映合末後不符此有無盟首與臧孫行迹相符萬分奇峰總由一脈不得以閒情點綴目之此又文章之岩蕩有神情處也悟得此法庶無散漫膚廓之病

○犯門斬關乃臧紇時情急念慮不到故回醒故曰國有人焉亦無辭今日聞之始得知罪所應得眞如不足自寤曰一也

孫曰。臧孫之罪。當在死矣。孟椒曰。吾子用予之言。及此。孟椒曰。吾子服惠伯也。盍以其

斬關以出之罪而盟之

載書曰

何不以犯鹿門之禁

犯門斬關。臧孫紇。乃盟臧氏曰。無或如

武仲聞載書之辭

臧孫紇。

曰此言有人教之

國有人焉。誰矣。

猶云教者誰歟

音基

必孟椒而後能爲此言乎

其孟椒乎。

天雨流芳

據孟子云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則二子同死可知左氏亦云杞殖華周載甲則同被獲亦

二十三年

齊侯襲莒

自伐晉而還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

杜曰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林曰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不入國境

且于莒邑名今在山東青州府莒州境

傷

侯傷股而遂退師

股而退。明日將復戰。

二子齊大夫

股音古

朔于壽舒。杞殖華

壽舒亦莒邑

去声

還

音旋

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

且于之隧狹路也

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

蒲侯氏近莒之邑

莒子重賂二子無致死力以戰

可知矣而於辭賂獨詳杞華周之詞辭弔獨詳梁之妻兩人詞句亦相犯此句稱要是行文不欲犯複又不可偏枯故作此互見文法其作史者大都不出此種剪裁會其意於言外可也

曰請有盟。華周對曰。昔者莊公不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

請要之以盟誓

卽華還

人臣貪貨賄而廢棄君命

所謂深惡也

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君之道也。何以盡事君。莒

何以盡事君之道

莒人懼得勝而卽廢君命

大國故行成

也。昏而乘之。何以事君。莒人不聽。遂伐之。莒

卽杞殖爲莒所獲

子親敲之。從而伐之。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杞梁戰死。其妻迎喪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

齊侯使人弔杞其妻

其妻辭不受弔辭

有罪。何辱命焉。若有罪。當死何辱君命。若無罪。猶有杞氏先人之屋舍在

若無罪而死

猶有杞氏先人之屋舍在

左翼曰神龍在天變化莫測可得而醢之者以有欲也若果不得而食之則亦不得而醢之矣齊侯之田人所獲獨乘之不能得者臧孫獨乘之

廬在。下妾不得與。去聲諸其室。婦人無外事賤妾不得受君郊外之命

三年臧紇

臧紇奔齊齊侯將爲臧紇田。臧紇邑

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於臧紇

對曰多。臣多少下也

多矣。抑君似鼠。大鼠

不敢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

雖其長人之多故也

欲辭田故見

音現

齊侯與

大雨流芳

而若免盖自為季孫廢長立愛懲創而來而知望愚率導實為喪身亡家之地前番知不足者此則知有餘矣故能卒脫齊侯之難而不與晉州綽輩駢首受戮矣

因近事之得徇轉而斷共前事之失悟此文訣則抑中有揚揚中有抑無不如意史家評斷於美惡互見處大都不出此種範圍

晉之亂。而後作焉。

弗與

乘晉有變盈亂而後攻伐

弗與田。而知。

田果

齊侯聞言怒而不與

之。亂。而知。

晉之

晉若安靜而又服事之

不怨也。夏。

廢長立少其所作既不順理以致犯門斬關是所報施自宜怨也

將事之。非鼠。如何。乃。

知之難

非猶鼠之晝伏夜動何盡武仲知齊莊有禍故激其怒使

書。民念帝。

用也

知。而不於。

於魯國。而。

有由也。作不。

此出抑來而有所

在玆。順事恕。

下同

順而施。

施也。

原註循理謂順推己謂恕俱就廢長立少說○愚見始而

之難也。有臧。

釋書之意以為順其事者必恕其施也

武仲之。

天雨流芳

議諭文子問答亦取相
配宜于問一事而
卻對兩層故於問處亦
不杓穆叔
特將末對頓挫兩番來
何謂是之謂
與下以豹所聞豹聞之
一駁一解正相稱也

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杞文公元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
曰。死而不
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賀克欒氏

人雖死而
不朽壞者

此言何
謂也

何頓挫有神

問故

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
曰。死而不
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妙在橫插此
一原胸中先有所挾而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崇伯鯀。
虞以上。上声

治地太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爲號故曰自虞以上○正義
侯國於中山唐縣後爲天子國於晉陽以陶冠唐故曰陶唐氏
爲陶唐氏。

永章

隨置韋城縣後廢爲鎮今在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南五十里

杜

秦置杜縣漢改杜陵今杜陵在陝西西安府南十五里

范

古范城在今范縣東南二十五里屬山東曹州府

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

唐杜預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商初豕韋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御龍劉累也事夏孔甲賜劉累姓曰御龍氏謂能順龍之性而畜養之以飲食夏后嘉之賜以豢龍氏之官使擾養龍以供飲食其後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而爲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杜今京兆杜縣

晉舉夏姬爲

晉爲諸夏盟主而我老如子所言此只可

周爲唐杜氏。范氏其一乎。

范氏復言從古今世變之大義乎

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

○舉魯以對晉○舉對陶唐等

謂世祿。

謂世世受祿榮寵

非不朽也。

非可謂之雖死而不朽也

魯有先大夫

臧文仲。

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

其人雖死而其語言可謂不朽乎○藏○以立爲訓戒以垂教後世

其大者。上有

上聖生下三立等之人

特舉一臧文仲。

之乎不朽矣。不知官子

太涉自誇幾不

地厚故只小小。說一文

仲以對之所以

驕之氣也下再將三不

朽重作鋪排見

大有許多不朽而

天地之區區

世祿不足當劍首一映斯亦爽然自失也已

世祿非不朽文仲是不朽先用突說三立是不朽祿大非不朽後用申說反正各寫兩番總以一順一逆爲章法

通篇以謂字作波折前後凡六點極盡參伍錯綜之妙

此兩事前重後輕格前重故有提有應後輕故一帶便足亦格之變者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有德可以立　其次於上聖之大賢有功可以立　又其次則有言可以立　此三等人雖死而其德功言雖歷久猶不廢棄

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

以守其宗廟祊廟若但祖之門也○祊音彭反

如此方可謂之死而不朽

不絕祀。無國無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世續禋祀而不致廢絕者　此亦國皆有之常文找足一筆說他認錯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三月

二十四年　士匄將中軍執國政　諸侯朝貢於晉者其幣增重

子產寓書於宣子

天雨流芳

局法與秦晉麻隧之戰同

經不書

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寓寄也子西相鄭簡公如晉故子產因而寄書

不聞晉之令德而但聞晉之重幣。

令德善政

鄭人病之。

病苦也

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不聞晉之令德而但聞重幣。鄭人病之。

子爲晉上卿

○用臧字閒上下聞字出語勢

便不見激烈是以鬆爲緊法

國家不靖。

長治也

大國之討有罪也。

上聲

將以懲不義而勸有德也。

敬聚於晉之公室

不聞貪以賂諸侯。

不言貪而言賂出語蘊藉

諸侯貳。

若妨私入於己而利賴之

則晉國貳。諸侯

君生驕侈必離貳

之。

則晉國貳。諸侯之貳。

○周云賄從重幣中不聞令德自無令名

則晉之憂。而鄭之患。

之患而

無令名之

基。夫諸侯之

賄。聚於公

室。則諸侯

無貳。

子爲晉

○用臧字閒上下聞字出語勢

便不見激烈是以鬆爲緊法

卿。

言宜子爲正卿主晉國之政

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

寓寄也子西相鄭簡公如晉故子產因而寄書

不聞晉之令德而但聞重幣。

令德善政

鄭人病之。

病苦也

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不聞晉之令德而但聞重幣。鄭人病之。

子爲晉

○用臧字閒上下聞字出語勢

便不見激烈是以鬆爲緊法

卿。

言宜子爲正卿主晉國之政

四鄰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而但聞晉之重幣

四鄰

諸侯。

長治也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而但聞晉之重幣

四鄰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長治也

國家

者。非無賄

也。

上聲

國家

者。非無賄

也。

敬聚於晉之公室

聚於公

室。則諸侯

無貳。

君生驕侈必離貳

之。

則晉國貳。諸侯

若妨私入於己而利賴之

則晉國貳。諸侯之貳。

不言貪而言賂出語蘊藉

則晉之憂。而鄭之患。

之患而

無令名之

基。夫諸侯之

賄。聚於公

室。則諸侯

無貳。

敬聚於晉之公室

聚於公

室。則諸侯

無貳。

君生驕侈必離貳

之。

則晉國貳。諸侯

若妨私入於己而利賴之

則晉國貳。諸侯之貳。

不言貪而言賂出語蘊藉

則晉之憂。而鄭之患。

之患而

無令名之

基。夫諸侯之

賄。聚於公

室。則諸侯

無貳。

從頭說到貳從貳說到凡兩節不能保
賄又以公室與吾子凡兩節不能保
路決說而注重宣子一節不能保
六點子字使人不得住
亦終日忘疲矣

貳。則晉國壞晉國壞。何沒沒
賄之害如此安用之哉○再
喚結一筆便轉出令德○
也。將焉用之。有德則有。無德則亡。
有德在身則
不以賄而致壞
令德。德之輿也。德國家之
德須名以遠聞故名
爲德之輿名德串說
基也。有基無窮。無窮是務乎。有德國家賴德以久
立故謂之根基
樂與人同
國家永寧
樂則能久。詩云。綿綿瓜瓞。君子。邦家之基。有令
小雅南山有臺篇云君子有
德可樂樂則爲立邦家之基
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大雅大明篇云言武王爲
天所臨無敢離貳其心
前後語意極其嚴峻中
閉卻作寬緩之筆疾徐
相赴節奏最佳○愚謂

此爲有令德
之效也夫
此爲有令名
之效也夫

樂音洛下同

引古作證亦詞令正則

兩謂字應前兩聞字暗結無令德而有重幣只用宕筆蕩漾忽用譬喻掉轉添出身字喚醒賄字蓋不獨吾子之家壞矣更進一步只住令之自思語多則反令聞者生厭

怨思以明德。則令而行之。是以遠至

推己之謂恕存心而自明其德

則令名所播如與而載是德以行於世

盡子實能生養於我者

而反謂子取我以自生乎竣取也

所以遠者聞風而至近者賴德而安矣

邇安。毋貳我以生。棄有黃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

毋寧也言豈

使人議論於子

譬如象豈為齒所累以殺其身象豈有罪哉以其齒有黃故也服虔云焚讀曰憤言偪也

且請伐陳也。鄭伯朝晉。爲晉辭重幣故。

音悅

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晉辭重幣故。

去聲

宣子辭。子西相。

去聲

曲江書屋

(按)鄭伯朝晉經不書傳至此點醒原由為一舉兩得之妙正所以申明經之不書也

二十四年

晉侯嬖叔程鄭。使佐下軍。鄭公孫揮如

揮子羽也

然明論晉鄭

曰以陳國之介恃

介四也

大國。而陵虐

大國楚也

君。是以請罪焉。敝

請得罪於陳也

邑。

爲陳入鄭

未稽首。

于敝邑所謂不事

于可以役使者非

君之臣人之

芳流雨天

按然明語以一意分兩截前虛後實前倒後順又是以後說申前說前後各有不同耳先輩謂程鄭聯遞後疑辨用筆又各之然明然明釀蔑也之問不過一患失之念非慮以下人之謂也然明故斷其將死而憂此說似可不拘後雖有驗亦夫子所謂賜不幸而言中也

晉聘。程鄭問焉曰。叔孫子羽歸以程鄭語先生之然明然明釀蔑也問自降下之道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而告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問降階。而問焉。其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凡人貴顯而能知畏懼高危則自懼必思降下如此乃得降階之道

然將亡。不過謙抑下於人而已人而已。又何問焉。其知去声也夫既登貴位而求降階之道者

唯明智者方能之不在程鄭以蔑幸而升卿位者也此必身有罪禍而懼奔亡之釁始問及此也

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

此篇傳崔杼弒君事前後夾敘許多死亡全以

其必有蠱惑喪志之疾而憂外朔之將至也明年程鄭果卒

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靈王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

棠公齊棠邑大夫

○王云直從婦人起案弒君之由也

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

晏子一段議論爲主亦兩頭敍中閒斷格

凡分四截讀第一截又分兩層前一層是原敍以取棠姜爲弒君緣由後一層是正敍以通棠姜爲弒君把柄各以遂取之遂弒之爲段落第二截亦分兩層前一層是敍晏子不輕死亡以諸人死亡相陪作起訖後一層是敍晏子不輕盟歃以崔慶立公盟公作起訖兩節詳略相承各以社稷爲眼目第三截亦分兩層前一層寫太史之死爲守經後一層寫鮮虞之奔爲達權與前諸人相似而不同

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齊桓。姜出自丁。臣出自孫。不可。武子曰。吾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

武子齊丁公之後崔杼之祖

偃爲武子御車往弔棠公

美其色也

古者娶妻不娶同姓故男女辨姓

偃御之宇又七佳反下同

齊桓公東郭偃之祖

丁公吕伋謚

皆同姓

不可娶

本卦坎下巽上兌上爲困三爻變爲大過

史有多人皆言吉以阿崔子

陳文子齊大夫陳敬仲之後崔以卦示之

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爲風故曰從風

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兌爲少女故曰妻風隕落物者今夫變風而隕妻故曰不可娶也

此亦分兩層前一層寫鮮虞之奔爲達權與前諸人相似而不同

可娶也。且其繇於敏反直又曰。困于石。據于

六三爻辭林曰六三處三陽之間進退遇九四九五之剛困于石之象退而

頭妻子又相反而實類
末一截詳敘崔杼弗
成禮以了弒君一案正
文蓋本傳自爲首尾也
前後敘事變動中閒議
論精奇夫唯左公兩居
其勝

乘九二之剛據于嫉蒺之象六三
六非陰陽徒敵則又二不見其妻之象

嫉音疾蒺。力利反

入于其宮。
可以動也

往不濟也。
往不濟。于嫉蒺。
所恃傷也。入
于其宮。
不見其妻。凶。
困于石。
以爲險爲水險者石不動也

不見其妻。凶。
死期將至妻不得見那
六三失位無應則動傷
喪其妻本又作亡
也崔子曰。
寮婦曰婦人力之反
困于石。
困于石。
困而爲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
必危既辱且危
入于其宮。
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凶。
無所歸也。
此事

何害。先夫遂取之。莊公通焉。
何害無妨也
遂取之莊公通焉。
當此則凶亦公
轉接甚緊卻不得連片
讀取妻是先敘後束通
妻是先領後敘一順一
逆段落有法

如崔氏之。
驟數也。○此行亦似陳靈夏子
數音朔
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
胡不遂治想是怕死
州綽邴師輩
不可。公
○看來侍者便不
似孔寧儀行父輩
驟。
驟數也。
驟。
驟反
公。
莊公數往
崔氏之家
公。
之反
也。

馮氏曰崔子因是杜註因是怒公思謂此是歇後語本連下欲弒公卻橫插於中也左氏敘法無變不備此亦其一耳

○淫亂之事褻謾之詞一染左公毫端遂成大雅風流描寫奪趣

因是怒公

閒伐晉。

之崔子諫不聽對陳文子曰吾言於君不聽也以爲盟主而不得之閒隙公利其難舉臣若急君於伐有子姑止之其意欲弒君以悅晉也

而不得之閒隙

曰。不爲崔子。其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

言若不爲崔子此皆慢語

曰。不爲崔乎。崔子。其無以自解乎。崔子因是又以其

晉而不報。

拔去年弄莊閉晉有藥盈之難而伐

晉人賈舉。而又近之。乃

既使使者賈舉怨公鞭乃爲

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

且于役在二十三年

崔子稱疾不

欲使公來

天雨流芳

（按）從前侍者隨入此日皆閽門外一以崔杼在家不敢同入一特有賈舉在內必能保持故爾甲興莒助傳著此一筆瞻前顧後正自有法

視事。乙亥公問崔子。○晏子獨不知乎○即此便是諷誘歌以命姜與崔子。將拍也楹柱才用反舉止眾從。舉子德人作閉崔氏之門以弒公自側戶出。公拊芳甫反楹而歌入於室。侍人賈請免死

請門。弗許。請盟。弗許。請囚。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不能親聽公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言崔子之宮近於公宮或淫者詐稱公我等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求還廟而自殺登臺而

○敍諸人之死八人總敍佗父敍其事申胊敍其言醜歲敍其地詳略倒順各極其變此等皆爲晏子反覩所謂親暱者也

討之不知他命于掫行衣也○于徐讀曰狂胡卫反作侯反

掫側柳反徐子俱反又作掫音如字

于掫有淫者。不知一人命。公踰牆。又

林氏謂此賈舉非前之侍人

射。食亦反之。

公共死於崔氏之門

非私暱作襯相狎也

賈舉州綽郈

臣

申

去声

股。

○傳寫此二人之死有禮有義

皆死

徒河反

祝佗

徒河反

父祭於高唐。叔孫

佗父亦齊嬖臣祭高唐有齊別廟也

不

他活反

說

弁

皮彥反

冕服也

弁爵弁

而死於

能死

帑孥之妻子

爾以帑

放。封具。鐸。

非私暱作襯相狎也

申

去声

股。

○傳寫此二人之死有禮有義

皆死

徒河反

祝佗

徒河反

父祭於高唐。叔孫

佗父亦齊嬖臣祭高唐有齊別廟也

不

他活反

說

弁

皮彥反

冕服也

弁爵弁

而死於

能死

帑孥之妻子

爾以帑

崔氏申

苦經也

反

侍漁者。退。謂其宰曰

侍漁監取魚之官

爲晏子獨吾君何作襯相形

○愚按此三人不過祿養守音奴之臣罪當以殺幸免將死。其宰曰。子死君之義也。子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

祿無所見長耳逐與申刪皆死於崔氏

○此又何以得知

崔氏之黨。

酸棗人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非死難者

皆寵嬖人○畏刪亦可謂伏義死節者也

崔氏殺酸棗人。

酸棗大夫公孫傅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非死難者

○君死。

言君死非我之罪

○君有過不能諫非罪乎

我何爲而出亡也

吾君死。吾亡也。

立君以爲民者豈徒居上以陵民哉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

(一就皆卒國人討賊是大綱

遽伯玉亦可爲世稱晏嬰齊之賢大夫也乃於莊公之縣如崔氏也不能強諫及其爲謀

往問崔子也又不爲謀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圖書館 芳流雨天

閉門甲與混鬧許時胡不急救立門外而袖手藉一哭以報劾而謂賢者如斯乎不死不行於事則可於義則否曰君死安歸則惑之甚也甚者也時方結好強楚苟能奔而請討安知崔杼之不爲夏徵舒耶仰天而嘆抑何補乎雖爲己死而爲君死猶愈於偷生也

將以主社稷也

穆是主。臣君者豈爲己而已。豈爲社稷而已。

○欲弒君以收人心非爲社稷也以其閉伐晉也可知崔杼弒君主意不專在淫也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而臣之事君者豈徒爲食祿計

君爲己而亡。而爲己而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君既死矣何用歸爲

而晏子入之門啓

以公尸枕己之股上而哭

若爲己而亡。而爲己而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言崔將弒君罪當死也

私暱又奈之何

苟非平日所嬖幸暱近之臣

吾未弒君何爲死亡

誰敢當○設使共禍哉汝亦在

○也當正名定分不然總皆出亡

為社稷故而以祿養之也

音玉

芳流雨天

擯眾人之死輕於鴻毛
愛子之不死重如泰山
又謂他人有誉議晏子
怕死者爲未設身處地
也然思得謂尊崇晏子
者實未設身處地耳後
來崔慶之滅其族泰山之
力歟抑鴻毛之舉歟可
知傳意彼而不論論而
不斷者即據敘其論以
爲斷耳

既與曲足向而起上爲踊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
言晏子賢民所仰望者也

之望也。舍之得民心

叔孫宣伯。魯桓公之子。慶父之孫。叔孫還。納其女於靈
公。嬖。生景公。景公即位。而相之。慶封爲
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
崔慶恐國人討己故盟於太公之廟

盟書云有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

天雨流芳

也哉無何爲民望者而竟失民望爲君私體者而卒報君私君子之論人豈可忽其大而取其細歟傳者接點盧王兩人出弈正欲相形耳讀者審之

讀末舉晏子即仰天嘆歎而易其辭於社稷而興之者有如上帝

子仰天歎曰。嬰切於京不唯忠於君利社稷

嬰晏平仲名言崔慶不忠於君不利於社稷

者是與。崔子如上帝。乃社稷

時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

歃。辛巳。公與大夫及

莒子盟。

嗣書經書

書也

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

共殺三人

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

古史之書者必以汗青之簡故殺故舍之

執簡以往欲書崔杼之罪

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

聞崔杼盡殺太史兄弟

及聞其弟又書乃還

史兄弟與南史氏不畏強禦不避艱險寫得心雄萬夫到是通篇出色人物

按齊俗被獄有死者有直筆討罪者共
弁者有直筆討罪者共如弒而
得二十人焉其如弒而
納諸竹中而全無忌憚
者此則爲差善鳥知淫
亂之行或出於奸賊之
誦誘歟左氏前後三寫
死亡或詳或略必因乎
人未必皆孔寧儀行父
之流輩也若中鮮虞者
殆亦鐵中錚錚庸中俊
俟者也無徒以賢
之觀其昏不能匡數語
直與晏子獨吾君
遜相反對妙在俱用三
層折落乃作者特地借
他人議論當
定評有褒貶君君
生存亡無一許可者若
晏子者其意有自
墾不

乃還。闔力於反邱嬰以推縛直轉反其妻而載之。與嬰與虞偕莊公近出

○細思鮮虞真語亦妙兩人同名大抵作者或亦有意

不能匡。笠誰昔納之故推下車

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責嬰不知有妻也

申鮮虞推而下之。舍止也

追我。鮮虞虞且一與一。

誰能懼我。遂舍。枕轡

其誰納之。行人與一人與衆無所用

中。將舍。嬰曰。君昏道狹也

言道狹一人與一人戰耳

弁中無道也

崔慶其恐失馬也

可爲容容多後福之祇矣

四翣 正義方言云扇爲翣鄭云漢禮以木爲筐廣三尺四寸衣以白布畫雲氣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于壙中方兩角高于諸侯六翣加龍翣二翣黼翣畫翣各二大夫四翣所用行道之車齊舊依上公九乘又兩甲兵合步降損一等士三翣

下車 正義曰下車良車也服虔以爲遣車乃是明器塗車芻靈之類

而寢食 音嗣後自食

先食馬而後自食

馬而食。鳥而行出令中。謂嬰曰。

速驅之。慶之艱本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于彭葬諸士孫之門。

側謂埋之不殯於廟

側莊公于北郭。于彭葬諸士孫之門 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喪車之飾諸侯六翣

不踖。音必下車逆葬之車齊舊依上公九乘又兩甲兵合步降損一等去声

所用行道之車

士也

不踖。必下車乙丑。

○君雖無道未至死有餘辱何得葬不以禮曼予竟絕不言

鄭子產獻捷于晉

不以兵甲。

一首分辨文字隨機鋒四出字字入理趙文子所謂順也通體是一頭兩脚格三問三答最是問陳之罪極難措辭此處說透下便迎刃而解故文於首段詳下兩段略細味大可以知此題之着眼可以知此文之得手處矣

陳人從楚伐鄭鄭人報之克陳而入其國子產故獻其功于晉

鄭子產獻捷于晉。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我先王賜姓嬀氏。封諸陳。以備三恪。則陳之子孫皆我周之甥舅也。我周之興。存恤陳亡。繼絕世。舉廢官。而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則陳太姬之所從出也。我周之德。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

偶文法後以兩我是以
則我有作對舉文法皆
以參差中作整齊非此
便筋脈懈弛矣誘衷知
罪授首亦對語

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

陳厲公蔡姬所出
也蔡人欲立之
殺佗欲立
厲公故

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陳莊公宣公
皆厲公之子

莊宣皆我先君莊公。

共立厲公
而奉事之

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晉君所知
事之本末

君所自立。

晉因鄭人爲陳
君播蕩言流離失所也

以成公之亂。

音徒朗切

成公播蕩。

天雨流芳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

一年夏徵舒弒陳靈公靈

五父佗桓公弟殺太子免
而代之鄭莊公就寘定其位

姻親謂陳鄭
婚姻之好

介特楚兵之眾

介因也依恃

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

棄我大惠。棄我姻親。介特楚眾。以馮陵我

按陳罪只是介恃楚眾一語共井堙木刊爭戰

謀略無國不然焉得盈
罪至於淫汰姬皆遮飾
淨詞何關輕重然其所
以拒晉者在我是以有
往年之告一舉捆住晉
人而已

○此一間晉人倒持大
阿子產因得借制幾令
聞者愧死此夫子所謂

其欲逞志於我
者不可億度

去年鄭伯穡首
告晉請伐陳

當陳鄭有
來之徑道

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

未得晉伐
陳之命

成命則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

使我不
得水火

未刊敝邑而恥大姬大姬不說

啓迪其心
使得戰勝

啓敝邑心陳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

我鄭
獻戰

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

唯視罪
之所在

國學文庫 天雨流芳

我鄭
國趨
事大
晉

謂陳侯喪服擁社使其
眾自囚係以待于朝

尋我周大姬

或戰或敗而加
辱我周大姬

寺柳土夫誘
殺鄭人之心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故言之者不一也晉不慎辭以致子產之文辭有功也若前後兩對不過言之有文而已即事而論皆飾詞耳

在。各致其命。音僻

致極也各致其法以誅之辟誅也

晉天子之地一。

周制天子之地方千里

百里

諸侯之地方百里

十里小國七十里

音僻

且。音祈列

致其命。

今晉大國之地多倍於天子而數圻者有數圻矣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

何故以戎服將事戎

國一同。

若其以致於敗圻何

反。初危

是以兼。

為平王桓王

卿士之故

無侵小。

偪公二十八年

偪逐戰于城濮

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

鄭文公

以懈王。

衣戎衣

我先君武悼。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

晉文公布命

各諸侯命

共嘗職

布命曰。各復嘗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

以獻勝周
楚之功
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王莊伯士莊伯
文子趙朔之子趙武代士
句將中軍故莊伯
不能出辭再拜稽首
人臣以死衛社稷
不爲神之所福
謝獻捷
共敬功
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
不祥。乃
受之。冬。十月。壬辰。
乃受
共獻
士匄
天雨流芳
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孔子追
論其事
書
志古
人之
有言
子西復伐鄭。平。仲尼曰。志
所以成其志
言之有文所以成
之趨向也
言者之華采也
有之。言
人如不言誰有
志誰其知之
能文
言不
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
以足。志。文

此亦合傳體似時文之有搭題上截短下截長中以子產毒東上以語于太叔起下兩截各川兩截俱不論行政所以然而但以比喻

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

晉程鄭卒

爲政當愛民如子

子產聞喪。

子產聞以

始知其賢

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

雖有亦不能遠

文。行而不遠。

辭之不可修也如此

功愼辭

晉鄭入陳。非必討貳伐之罪

晉鄭入陳。非必討貳伐之罪

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必討貳伐之罪。文辭不爲

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

反一延之

包括上兩如字以兩意
暗寫思行下兩如字以
一意明透思行兩人議
論雖有淺深精粗之不
同而文章筆意何嘗不
相因也

鳥雀也。予產喜。以語去聲
吾見喪之面而已。今
吾見其心矣。予大叔。且曰。他
日

問政於予產。予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既思其終之成
必圖其始之難而
思其始而成終。朝夕盡力
而行之
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如治田之有次序焉
如此其有差錯亦少矣
夕而行之。行所行不違
其所思
無越思

衛懿公

衛侯入于夷儀

邢地後屬衛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有夷儀城元和志云在縣西百四十里俗謂爲隨宜城是也

二十五年

衛侯入于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

衛獻公使與甯俞言求復國

甯喜衛獻公之子悼子也

甯喜言。甯俞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知詩矣。將可乎。

太叔儀

小弁之詩言今我不能自容悅何暇念恤我後乎

言甯子所爲如此將可以濟事乎

恤我後者。甯子可謂知詩矣。將可乎。

今甯悼子必身受禍不得善其後矣

不恤其後。

大凡君子行事必思其終可成思其後可復然後行之也

戒。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

天雨流芳

乎哉殆必不可也文子故反復言之以決其必不可

開口卽引詩卻以議論行之又一引詩變調

頓處也

詩乃承上轉下文意停

另用空筆宕起兩引書

遍中閒君子之行云云

先虛說一遍後實說一

眉頓足之神作兩截讀

乎起哀哉結字字傳攢

前可乎不可一連說後
免乎不免兩番說亦遙
對處

俞寧世曰置君不定不
勝則新君怨之勝則舊
君疑之彼此罪也思其
終言求爲可繼有兩意

周書蔡仲
之命曰

匪解。音懈

謹慎其創始
恭敬其成終

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人謂一人。孰能慎此。能慎此
謂之慎棋。棋也。○正義曰說文奕從廾言竦兩手而
弈者舉子
着或差

故終無困
窮之患

大雅烝
民篇

其何以免乎。弈者舉一棋。不定。不勝其偶。而
不免乎。尤。世之卿族。

何況安置君
而可有差錯乎

今必不
免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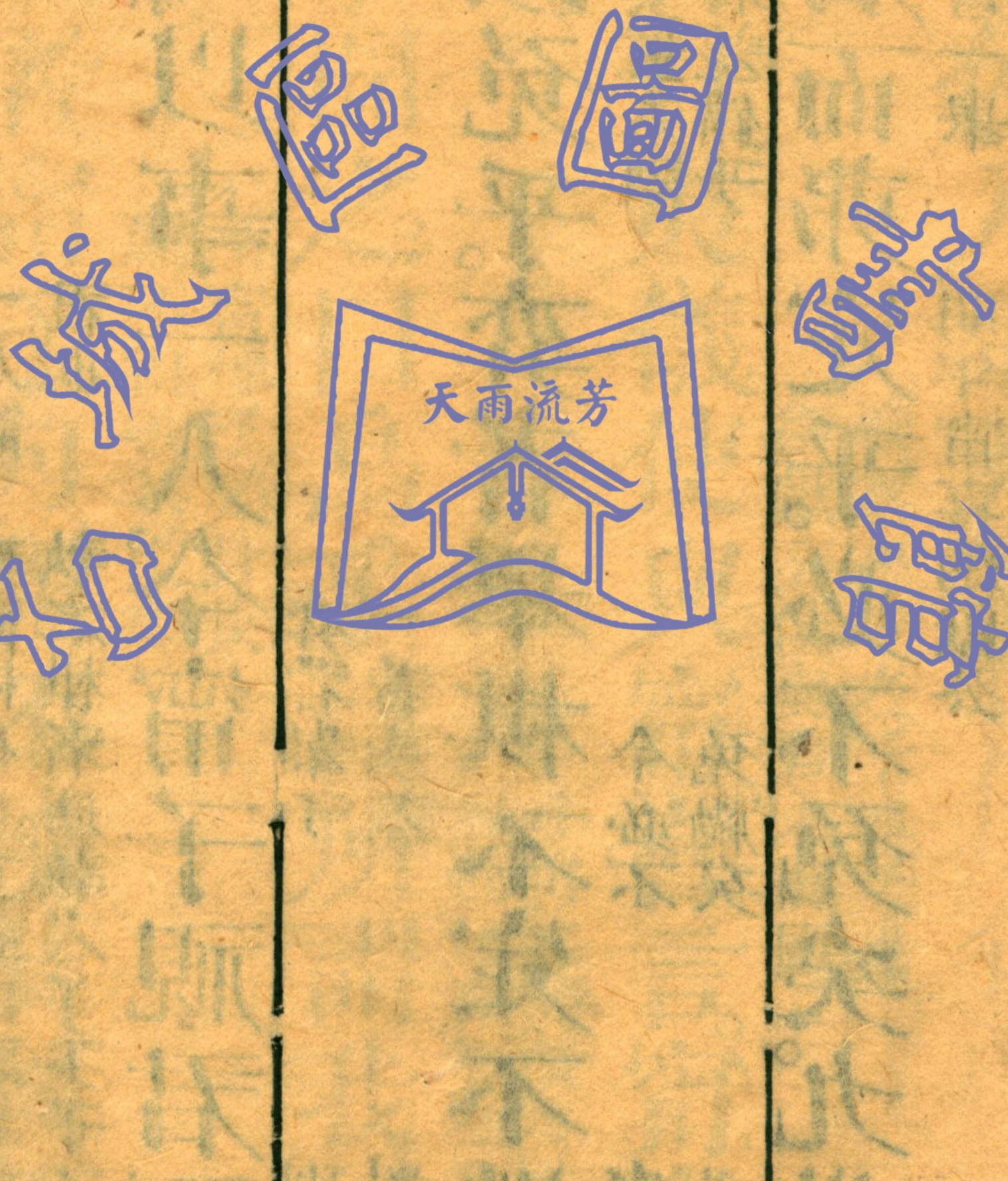
常氏出自武
公世爲衛卿

兄置君一舉而弟安乎。必
不免矣。尤。世之卿族。
今因復君一舉
而致滅其族

明年甯喜納獻公
後年獻公殺甯喜

滅之。可哀也
哉。

新訂左傳快讀卷之十二終



天雨流芳